#  寂寞，使之永恒

寂寞，对于今日的我们并不陌生，我们绝大多数人注定要过庸常的生活，也会有庸常的寂寞。寂寞的时间令人无所适从，而在一定程度上，寂寞却是一种情怀。真正的“寂寞”是随缘偶得，无须强求，是跳出红尘烦扰的心境。

寂寞，是一片丰腴的土地，使得静穆的种子开出心醉的奇葩。

圣哲，无疑是站在平凡人心灵上无法触及的高度，而这些被称为“圣哲”的大思想家们，隔着历史千年的尘埃，跨着浩瀚的中华文明，距我们过于遥远。但老庄孔孟，儒道法墨，我们并不陌生，书本课堂，乃至传承至今的国学民俗与民族之魂，都有他们深深烙印。神人抑或圣人，都与我们有共通之处，都是真实存在于世间的人。

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圣哲，能于生前得志者，更寥寥无几，他们多超于时代，寻得现实所缺，提出未来之蓝图。不与时代同步，就不易被世人所接受，更不免现实所迫而心灰意冷。在极度的失望与失落中，携着孤单与寂寞，带着高贵的灵魂与冥想，或出生，或入世。千百年后的我们，仅一瞥，就为之惊艳。试问，是圣哲抛弃了时代，还是时代抛弃了他们?是寂寞成就了圣哲，还是因身为圣哲，不被他人理解，所以才寂寞？

如老子，他背负看着历史的痛。历史的黑暗，现实的黑暗，在颠倒的世界与哲学里，他孕育出属于自身的处世哲学，道可道非常道。他在预言人性倒退的路上前行，一切把戏他了如指掌。当悲伤逆流成河，到了该离去的一天，沉默有时是对现实强烈的反抗，在血色的残阳中，他去了，一去杳然。

如庄子，化而为鲲，畅游海底，化而为鹏，翱翔天际，若重天之云，悠悠往来聚散。在游离的姿态中美丽，他画地为牢，世事庄周蝴蝶梦，午夜梦回，化作孤月之下下一棵孤独的树，展现不可企及的妩媚。

圣者的寂寞是对现实的哀叹，是对自我价值的追求，是纹在心扉的甜美。

一切的一切，他们甘之如饴，看似消失，却又源远流传，永不磨灭。

寂寞，让他们如此美丽。